光速结尾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39526143.

Rating:	Mature
Archive Warning:	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
Category:	M/M
Fandoms:	Ultraman Mebius, ウルトラマンゼロ THE CHRONICLE | Ultraman Zero: The Chronicle
Relationships:	Ultraman Zero/Ultraman Mebius, 赛梦 - Relationship
Characters:	Ultraman Zero, Ultraman Mebius (Ultra Series), 赛罗, 梦比优斯
Language:	中文-普通话 國語
Stats:	Published: 2022-06-09 Words: 5,231 Chapters: 1/1

光速结尾

by WhiteTulpa

Summary

梦比优斯发现赛罗好像对他的生殖腔有一种近乎病态的迷恋。

梦比优斯发现赛罗好像对他的生殖腔有一种近乎病态的迷恋，他无法判断这究竟是好是坏，但近来赛罗确实愈发过火，就连偶尔在家办公的节假日都要摸着梦比优斯的生殖腔才愿意工作。

他岔开腿坐在赛罗怀中，监督对方处理工作上的事宜。从小到大身为优等生的梦比优斯处理文字信息极快，看文件一目十行，偶尔会意见性地向赛罗指出方案中存在的问题，催促他抓紧驳回或更改。每当这时赛罗就会从身后亲他，耳朵或是背鳍，然后报复式地狠狠揉几下恋人柔嫩的腿心。即便梦比优斯曾明确表示过他本人并不需要这样的犒劳，比起隔靴搔痒的情趣，他渴望的是更加直白的抚慰。赛罗短暂的休整得之不易，而两人恰巧重合的假期时光则愈加寸土寸金。现在这样总让梦比优斯觉得有件事悬在心头上，不妨碍正常的生活起居，但极其影响性爱质量。

没什么好说的，对于两人正在床上打得热火朝天，结果被上司兼亲戚的哥哥们一通语音电话打过来跟人索要文件的深刻记忆已让梦比优斯完全成为了惊弓之鸟。并且按照以往惯例，多数都是以赛罗又在警备队拖欠出勤报告的理由居多。梦比优斯跟小男朋友理论，其他场合我们权且不说，光是顶着被插着的不适帮对方狂草补完一个星期的报告然后系统提交的次数他都已经数不过来，更不要提多少次做到一半赛罗突然被通知警备队那边要挪用ufz的设备做演习，让ufz队长本人亲自过去移交权限。长此以往梦比优斯给侄子立下规矩:文书作业不入卧房，工作没搞完不可以色色。

赛罗从来就没像现在感觉跟老婆色色是这么困难的一件事。警备队和ufz的工作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你愿意挤一挤它总会有的。何况他根本无法判断究竟哪些不易察觉的小事会成为威胁他和梦比优斯性爱生活的隐患，他尝试向梦比优斯提过意见，比如，既然我们都明白彼此时间有限，何不充分利用可以支配的所有时间?他厚脸皮地跟梦比优斯提出其实可以一边工作一边做爱的畅想，被梦比优斯坚决否定。梦比优斯很明白侄子的尿性，他在地球顶岗实习一年没能参透的成分涵义在跟赛罗交往的短短几个月里就完全醍醐灌顶。得寸进尺——梦比优斯悲怆地想，得寸进尺是否是所有恋爱中雄性都具有的劣根性。今天如果他答应让赛罗插着他干活，明天赛罗就能让他口着去跟哥哥们开会。梦比优斯完全有理由相信赛罗能干得出来这回事儿，否则他也不会那么多次在自己手忙脚乱回消息的时候把自己顶得只能关掉通讯崩溃大哭，回头别人问起来还只能解释光屏的通讯设置出了问题。要是碰上佐菲这种善解人意一点即透的领导倒也还好，再来几次古道热肠的泰罗总教官叫来科技局熟人替他检查通讯器究竟哪里出了问题，梦比优斯都感觉自己马上要消失在这颗星球上。次数多了，就连希卡利都旁敲侧击地问梦比优斯是不是浏览了什么不良网页导致通讯器中了病毒，修好报废反反复复。

基于以上事实，梦比优斯拒绝赛罗的决心一向十分坚定。说到底他与赛罗交往至今时间不算太长，在侄子面前他自然是有点长辈包袱在身上的。驯服他人实非小猫咪的本意，但作为一名勇于挑战自我且时刻散发迷人魅力的奥特战士，谁能不在赛罗这头狂

放不羁的野兽面前心动呢？第一次跟赛罗做爱时梦比优斯想都不敢想，全程处于惊吓与惊喜之间，下面夹得赛罗根本进不去，差点把爱情故事变成情爱事故。好在大侄子阅片无数见多识广，一下就看出了处男小叔叔其实是紧张得压根没打开生殖腔……也难为大侄子跟叔喊了半天的，“你进去啊，”“你打开啊，”“我开了啊，”“你没开啊，”“你进去啊，”“你打开啊，”……诸如此类的二人双簧……

所以当赛罗鬼鬼祟祟意欲解开他的胸甲时，梦比优斯拍开了他的手;赛罗扣扣搜搜想要剥开他的背鳍时，梦比优斯掐了一下对方的大腿;赛罗腿间分量十足的东西开始充气的时候，梦比优斯突然抽出了光剑。赛罗泄气般完全陷入沙发里，如果连假期都不能跟漂亮老婆色色，让他光看不能吃，那么眼前与未来的所有工作都会变得索然无味。虽然工作本身不会让人产生生理上的愉悦，但奥特曼刻在基因里的使命感与责任感则淡化了这一过程中附加的身心疲惫乃至性命之忧。如果要说唯一的私心，哪怕只有一点点，那就是赛罗只想赶紧出完手头上的任务回家睡老婆。

他已经连续几个月没碰梦比优斯了。跟梦比优斯确定关系后他戒掉了手冲的习惯，又在这段时间悄悄拾起来。现在他看着梦比优斯坐在他胯间挺直的后背，背后对称舒展的花纹，一直向下延伸，穿过圆润的臀峰拐进两腿中间，“我真的会谢……”赛罗自欺欺人地说。

“我只有一个要求，”他鼓起勇气起身大力将梦比优斯塞进怀里，郑重其事地宣布，“我想看看你下面，”说完适当卖乖示弱，“看完我就把这些文件批了。”

梦比优斯猛男沉默了几秒。这几秒里赛罗有想过很多，他在心里慢慢琢磨:如果梦比优斯拒绝，他就非要在今天干他不可。他会把他骑得下面漏尿，用进得最深的后入的姿势，像最粗鄙的野兽一样操他。他想起来目前为止他还没有到过梦比优斯的子宫孕腔，并非是他尺寸有憾，倒是梦比优斯那口娇滴滴的嫩穴金贵得不行，干一下歇十天，赛罗承认其中有夸张的成分，但警备队要照梦比优斯下面这个干法估计早原地解散卷铺盖走人。赛罗基本上是一进去小猫就被顶得支棱着哭，他稍微用点力梦比优斯就会被他干得磨牙打颤，高潮后也要很久才能缓过来。赛罗自然是比谁都要心疼自己的枕边人的，对于自家小猫这方面的能力他没再有过调教开发之类五花八门的兴趣，他们赛家在什么事上都讲究朴素的实用主义，玩法不在花，能让他射出来就行。梦比优斯的口活倒是因此越发灵巧熟练起来，赛罗经常见小猫吃法棍还在下意识地练习舔舐和吞吐，于是便老父亲般一脸欣慰地点了点头，昂首阔步地离开了。这次或许会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赛罗仿佛拿定梦比优斯会拒绝他，而他要在恋人面前重振雄风，就算对方被干得哭唧唧地向他撒娇求饶他也毫不心软。

所以他等着，静候梦比优斯的答案，并且打算只要梦比优斯流露出一丝的抗拒他就立马破开他的生殖腔捅进穴心。因为久违施暴的幻想，他手臂上的肌肉甚至都在不受控制地颤抖。但不是出于恐惧，他等不急要干梦比优斯。

梦比优斯背对着赛罗将光屏推向一边，垂下头叹了一口气。换做平常，这是一种即将要苦口婆心规劝和批评教育的先兆，赛罗于是张开手意欲从背后扼住梦比优斯的后颈，他的掌心触碰到对方软弹的背鳍。

梦比优斯如释重负地说:“那好吧。”他回过头，被赛罗近在眼前张开的蓝色五指吓到，很快又扣住对方的掌心蹭了起来，他轻轻握着恋人的手放到自己脸上，娇憨可爱的眼灯中透露出了一丝狡黠，“但只能看不能吃噢，达令，也不能用手去碰。”

赛罗发出一股无名的邪火，以至于完全控制不住自己的生殖腔，腕粗的性器从体内弹出一飞冲天。梦比优斯小小地惊呼了一声，“哇哦……”赛罗就把他放下，完全没管自己突然爆炸甚至放在腿间晃晃荡荡有点碍事的生殖器，他心烦意乱地来到梦比优斯身前，推开腿弯就开始熬鹰般的凝视。压力来到梦比优斯这边，他看出小男朋友突如其来的愠怒，但他不明白自己做错了什么，他手足无措地被对方按倒在漂浮于空中的智能座椅上，看着赛罗的阴茎因充血而愈发肿胀，布满脉络虬曲的青筋，直挺挺地在腿间梗着，他居然对这只又粗又长的怪东西产生了一分不易察觉的同情……而赛罗偏偏不管它，晾着它，当着梦比优斯的面对自己的阴茎进行冷暴力，脸上则不为所动地埋进梦比优斯香软的腿心。

“有没有人说过你身上很香?”赛罗不耐烦地问，话语间呼出的气息扫过梦比优斯早已在刚刚的抚摸中揉开的穴口。“没有……”梦比优斯挣扎着调整了一下姿态，认真地思考着回答，“但从生物体质学的角度出发，科技局曾有学者提出因种族间激素分泌的不同，m78红蓝银族群体间散发出来的费洛蒙或许会有些许差异，红族的香型类似于含有五至九个碳原子的酮、醛和羧酸等的有机化合物，这些有机化合物在低浓度下气味相当怡人，并且和太阳的气味十分相似……”“停，”赛罗打断他，“我来说一个，你们银族的香型估计是地球极圈里小狐狸的味道。”“才没有!”梦比优斯反驳。“噢?是吗？那可能你是你们银族老乡中的例外吧，你是不是被小狐狸精怪兽附体了?”“你说我骚?!”梦比优斯恶狠狠地意识到。“可不是吗？”赛罗不甘示弱地打着嘴炮，“骚得要死，自己心里没点数儿吗，我要是你别说跑去外星出个任务，我连家门都不敢出，生怕走在大街上就被哪里慕名而来的宇宙人给当街强暴了，隔着十条宇宙街都能闻到你身上风骚的香味。”

梦比优斯又惊又怒，但偏偏此时那点儿聊胜于无的长辈包袱又开始隐隐作祟，让本身没大多少的小猫叔叔选择了一种更为幼稚的解决问题的方式——他一脸平静地跟赛罗杠了起来:“我是说，有没有一种可能，那个公共场合乱发情的宇宙人就是你。”赛罗一拍大腿开始阴阳怪气:“嗨，说什么呢老叔，这边家里妻管严呢，别说当街发情，在家发情都能把下面给我剪了，怎么敢啊咱就是说。”“也不是没这个可能，”梦比优斯皮笑肉不笑，“说不定是在家憋坏了一到人多的地方就忍不住感官代偿式的大量释放，开始表现出譬如暴露癖这种畸形的喜好……唔!”梦比优斯一句话噎在喉里，因为赛罗把他身下那两瓣软肉含住了，他不得已强颜欢笑转移火力，“怎么了，好大侄儿，有理说不清开始捂嘴啦？”此举换来对方凶狠甜蜜一吸，梦比优斯顿时感觉身下都要让人给舔麻了。他恍惚又想起第一次，他也是和现在一样被赛罗连亲带嘬地舔了接近半个多小时。不可否认年轻恋人在这方面的能力堪称天赋异禀，仅靠视觉的经验就能把色情片

里的技巧学个八九不离十，再活学活用到实践当中去，当晚就把梦比优斯舔得高潮迭起，浑浑噩噩抓着对方的披风煽情地直问道自己会不会被舔死。让他想想当时赛罗是怎么回答的，噢，赛罗当时正舔得如痴如醉呢，哪里听明白他说的什么，只是听到死就如临大敌地舔得更狠了，边舔边嚎:不能死不能死，我还没插呢，给我活蹦乱跳地起来挨草。

梦比优斯有时候真的会被恋人过于直男的回路整得性欲全无。

但年轻人旺盛的性欲可从来不是那么好打发的，没确立关系前梦比优斯这个小叔的身份在大侄子这里就好比名存实亡，自两人在一起后私下底的赛罗更是猖狂到没个正形，几乎是无孔不入地对自己年轻漂亮的小叔兼恋爱对象进行婚内性骚扰以满足因无法色色而产生的变态心理。有一回梦比优斯作为警备队青年代表在工作汇报会议上发言，刚下发言台通讯器就滴滴作响提示信息，梦比优斯不好意思地在一众哥哥斜视的目光下把通讯器调至静音，一打开扑面而来全是赛罗发给他的照片，男朋友全方位无死角地把他拍了个遍，梦比优斯一开始还颇为感动地缓慢滑动欣赏着自己镜头下年轻俊俏的小猫脸，心里满溢起对赛罗的爱恋，想着自己的男朋友真的很会拍，把他拍得很好看……但翻到后面逐渐各种画风清奇角度羞耻的镜头大量跃出屏幕，有怼着他两腿之间拍的，有后入视角俯视他的屁股和腰的，有侧面拍他的腰线的，有对着胸甲的肩带拍他皮肤上浮起的勒痕的，居然还有从后颈处往下一览无余他的背鳍，花纹和臀峰的……梦比优斯做梦都想不到赛罗是拿什么拍的，一转头就看见坐在最后一排笑成灿烂猪头的兔子头，正指着自己的肩膀跟梦比优斯无声地比着口型，他说:你，胸，甲，的，肩，带，一，边，爆，开，了，噢……梦比优斯这才发现自己胸口的甲胄不知在何时微微脱落下来，歪歪斜斜地仅靠一根肩带挂在他的胸前……所以自然而然，赛罗发给他的最后一张照片拍了他春光乍泄露了一半白生生的胸……因为这个，梦比优斯颜面无存，气得好几个星期没理赛罗……关键是那家伙居然还能坐在后面笑得出来?!

只要一想到这些梦比优斯的心就像石头一样一下子硬了起来，赛罗的几把有他的心硬吗？有?还是没有?谢谢，无论有没有梦比优斯都不打算再让那个人占他便宜。他有感觉自己身下已经被赛罗舔得一塌糊涂，但这就足够了，再也不会有自己被干得神志不清昏迷不醒的日子。驯服直男恋人就好比给小狗喂饭，只要第一次喂饱以后吃多吃少都是他说的算，赛罗被他养得胃口大开，但没关系，很快梦比优斯就会让对方知道粮食的珍惜，他汗滴禾下土，无论是之前还是以后小猫咪床上流的每一滴批水都来之不易。

“你住口，”梦比优斯强忍快感说，“把你的嘴从我腿里拿开，我数五个数……”赛罗难得松口，一口气12345替梦比优斯数完，又是一轮埋头暴舔。梦比优斯崩溃地握住了赛罗的头镖，“赛罗，醒醒，我的好大侄，你不是精虫上脑只会用下半身思考的低级光基雄性……”

“梦比优斯，我的老婆，”赛罗终于冷静下来，他没有再舔，稍稍移开嘴唇，他看见梦比优斯已经完全被他舔开的粉穴，一条金丝从水光淋漓的穴口耷下来，连着他外露的浅蓝舌尖，像什么呢？他想。像地球上包了一层果冻的草莓奶芯……他下面硬得疼，

类似的性幻想其实还有很多，有一回他去地球出差，完事后愣是躺在不知道哪个山头的荒地上看了一下午的蓝天白云。因为他转身打算飞离的时候突然发现一朵云的形状很像梦比优斯高潮时的侧脸，他跟随这片云彩的移动漫游过所有人迹罕至的荒野，内心感到淡漠与眷恋。这是一朵只属于赛罗奥特曼的白色雨云，赛罗看着她随波逐流，状若无形触不可及，最后溃散成可以触碰到的灰色雨滴落在赛罗的手心里。赛罗捧着一手心的雨水意识到，原来他正在思念梦比优斯。

“你会被舔死吗？”他看着梦比优斯身下重复了一遍对方曾经问他的问题，好像不是在问梦比优斯本人，而是在问梦比优斯身下的小口，问他的生殖腔，问他的屄。

“你这样很怪，”梦比优斯隐隐带着哭腔，他被赛罗舔得眼眶发酸，想要流泪，“不要对着那里说话，”他伸手护住自己化成一滩生殖腔，这太糟糕了，他想要用手掌揩干净自己下面源源不断积起的液体，但真的太多了，他越擦越多，到处都是他的水，更多的顺着皮质的坐垫成丝地流到地上去。

“你会被操死吗？”赛罗冷酷地起身，他还是不看梦比优斯，他看他的下面的小嘴。他长久地感受到梦比优斯本人和他的生殖腔仿佛是寄生在同一具躯体上的两种生物，脑袋以上时刻保持端庄理智，往下的所有都是除了说话什么都懂的发情的母猫。他恨不得梦比优斯的生殖腔能开口说话，告诉这具身体的本人，自己无时无刻渴望被疼爱，被干透捅穿。他要梦比优斯无处可逃，心甘情愿被他从早玩到晚，而不去管那些根本无关紧要的麻烦。赛罗扶着自己的性器抵上梦比优斯的穴口，又问了一遍，“你会被操死吗？”

梦比优斯不堪重负般痛苦地摇了摇头，全身早有预料地抖着颤着，同时蜜水大片大片地溢出身下。

“那就好，”赛罗极其缓慢地笑起来，露出了冰冷的蓝色口腔。

他已经得到他的答案。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creat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